

翻译专业名著名译研读本 ②

英汉对照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道连·格雷的画像

【爱尔兰】 奥斯卡·王尔德 著

黄源深 译·点评 ■

The artist is the creator of beautiful things. To reveal art and conceal the artist is art's aim. 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 The highest, as the lowest,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 Those who find ugly meanings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corrupt without being charming. This is a fault. Those who find beautiful meanings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the cultivated. For these there is hop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连·格雷的画像 / (英)王尔德(Wilde, O.)著;

黄源深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翻译专业名著译研读系列)

ISBN 978-7-5446-1685-0

I. 道… II. ①王…②黄…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

物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2183 号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格雷的画像 · 道连

著 王尔德 · 译 黄源深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邵海华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5 字数 391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685-0 / I · 0142

定 价: 4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2005年,教育部批准设置本科翻译专业。自此,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各大高校纷纷申请设立翻译专业。为了促进翻译教学的发展,丰富翻译教学的资源,满足翻译专业师生的需要,外教社策划了“翻译专业名著名译研读本”,分“英汉对照”和“汉英对照”两个子系列出版。

本套读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排版,方便读者阅读揣摩。译文部分穿插名家对译文的点评。点评从词、句的翻译方法、翻译效果、译语特点、译者用意、译者风格等方面出发,全面指点学生对照阅读原文和译文,细心体会翻译过程,体会译者如何平衡准确性与灵活性,如何使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保持一致,等等;当然,点评也指出了译作中可供商榷之处,与读者探讨。点评旨在让读者在揣摩、比较和思考中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鉴赏能力。对于小说、戏剧等长篇作品,更是请点评者做了全面评介,包括原作的写作特点、语言风格、在我国的接受情况、译者翻译时的心路历程、译者的翻译原则、翻译风格等等,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作和译作。

每本书的译者和点评者皆为译界名家,有的译者兼做点评者,更能帮助读者体会译文背后的点点考量。

本套读本精心选取古今中外名著,不拘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兼收并蓄,意在让学生开阔视野,广泛涉猎,提高素养。

本套书除供翻译专业学生研读之外,也可供英语专业本科生和其他翻译爱好者参考使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年1月



翻译随感

一般说来,小说的构思是作者预先设定,并通过众多艺术手段来实现的。在实现的过程中,形成了作家自身的创作风格。译者在翻译时,要努力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和作家的创作风格,借助译文将其转达给读者。作家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说到底,小说创作是语言的艺术。正因为如此,翻译家就有了用武之地,也就是充分运用语言艺术来传达作品的内涵和风格。

理解作品,深度理解作品,是翻译的前提。翻译王尔德更是如此,因为他不好理解。

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是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唯美主义理论的大胆实践;寓意深刻的奇特构思;隐性的超时代同性恋题材;机俏、睿智、雄辩、富有哲理的对话;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悖论;构成了这部小说见异于其他作品的灿然色彩。

当然,不同的读者,对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会从同一部小说中读出不同的感受来。《道连·格雷的画像》给人的印象也是如此。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上述诸多特色的同时,觉得小说给人冲击力最强的是人物深刻而机敏的议论,涉及的面非常广泛,有些是对世象的抨击,有的是生活体验的结晶,很大一部分则是人生哲理,也有一些是“误人子弟”的谬说。这些议论大多喷吐在人物间唇枪舌剑之时,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往往简洁有力,咄咄逼人,而表述方式又非常独特,不是常规语境下那种直来直去的对垒,而是多半先行扭曲,赋以深意,使人听来感到新奇而富有冲击力,同时却又混

沌难解。听者先是一怔,继而茫然,后经咀嚼,才明白题中之意。这就是王尔德笔下人物说话的风格,无论在这部小说中,还是他的众多剧本中,都基本如此。说白了,这也是王尔德本人的谈吐风格,说的话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永远那么发人深省。也正因为赞赏王尔德机智、幽默和深邃的言谈,英国的伟大政治家丘吉尔,在被问及来世最愿意与谁订交倾谈时,毫不犹豫地说了:“奥斯卡·王尔德”。由此可见王尔德及其人物谈吐的魅力。

下面这段话是典型的王尔德式的语言:

“对我来说,美是奇迹中的奇迹。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世界真正的神秘性在于可见之物,而不在于看不见的东西……你只有几年时间,能够实实在在,完完美美,充充实实地生活。青春一逝,美也随之而去。到那时,你会突然发现,没有留下胜利的凯歌,或者不得不满足于一些渺小的胜利,而往昔的记忆会使这些胜利比失败还要痛苦。月复一月,美渐渐衰朽,某种可怕的东西接踵而至。时间妒忌你,战争跟你的美貌作对。你脸色灰黄,两颊下陷,目光迟钝。你会感到无限痛苦……啊!你拥有青春的时候,就要感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挽救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这些都是我们时代病态的目标、虚假的理想。活着!把你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不断寻找新的感受,什么都不要怕……一种新的享乐主义——那正是我们的世纪所缺乏的……青春啊,青春!除了青春,世上什么也没有。”

这段话可以说集激情、诗意、警句、悖论、谬说之大成,充分体现了王尔德的语言特色。在翻译时,译者要力所能及,把这种语言风格传达给读者。

在表现激情时,注意调节语速,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再现人物的充沛情感。上引的段落中,译者用了几个排比句来加强语气,加快节奏,表达激情,即“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挽救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如此,人物的激情溢于言表。同时,把“Youth! Youth!”翻译

成“青春啊,青春!”加上一个“啊”字,加强了感情色彩。

在再现原作诗意时,特别注意语言的节奏,处理好句子的切分:

“这是一个有趣的背景,烘托出了那男孩,使他更为完美。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

“她召唤记忆来重塑王子的形象,派出灵魂去寻找他,并把他带了回来。他的亲吻再次在她嘴上燃烧,她的眼睑留着她呼吸的余温。”

在翻译警句时,要译出内涵的普适性,注意句子的对称,因为书中的不少警句都是对称的:

“大凡相貌和才智出众的,都会在劫难逃。”(注意普适性)
(There is a fatality about all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

“年轻人想要忠实,却不忠实;老年人不想忠实,却力不从心”(注意对称)。

翻译悖论时,要注意一般悖论所具有的看似简单却实具深意的特点,努力将其表达出来:

“多情是无所事事的人的特权。”
“只有两种人最具吸引力,一种是无所不知的人;另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

此外,译文要上口,要符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

“但是我担心自己不能分忧,反而会添乱。”(But I was afraid of intruding upon a sorrow that I could not lighten.)

“莉芙太太风风火火地进了书房。”(Mrs Leaf bustled into the library.)

“雾里看花花更美。”(A mist makes things wonderful.)

“巴兹尔人缘很好。”(Basil was very popular.)

“要是随了女人们的心。”(If they (women) were allowed their own way.)

“干我们这一行的,都习惯于心满意足地接受很多人的捧场。”
(In the profession we are accustomed to receiving a great deal of grati-

fying attention.)

“你自己出了洋相。”(You make yourself ridiculous.)

句子之间的黏结,是翻译中经常会碰到的问题。中英两种语言在表述方式上有很大差别,英文常常以句子为单位,句与句之间用句号断开,相互联系并不紧密。因此译者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单句上,而忽略句子之间的黏结,偏偏,这种黏结在汉语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翻译时,在译好一段以后,务必要反复阅读,使句子之间联系紧密,保持顺畅的语流,如:

“他(詹姆斯)一声咒骂,甩掉了她,冲向街角,可是道连·格雷已经无影无踪。回头一看,那女人也不见了。”

“第二天他足不出户,说实在,大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病怏怏地感到极大恐慌,担心自己快要死了,但又对生命本身十分冷漠。一种被追杀、诱捕和跟踪的感觉开始支配着他。壁毯在风中不过动了一下,他便颤抖起来。吹打在铅条玻璃上的枯叶,在他看来酷像自己徒劳的决心和狂乱的悔恨。他一闭上眼睛,便又看到了那海员的脸,隔着雾气迷蒙的窗玻璃窥视着。恐惧似乎再次攫住了他的心。”

从事业余翻译已经有好些年头了,其间,积累起了点点滴滴的体会,现记于后,属于“随感”一类的文字,谨与同好交流。

1. “写作”和“翻译”。写作与翻译的本质差别在于:一个是“天马行空”的创作;另一个是羁于他人创作的再创作。一个是自主性的,另一个是依附性的。但两者也有其相似之处,即一定程度上都是“创作”,只不过一个的自由度大些,另一个受到的限制大些,但在“创作”这点上是相同的,为此,译者应当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进行二度创作,当然这种创作受制于原文,必须做到“不逾矩”。此外,两者的实践性都很强。写作靠的是生活感受、文学修养和写作经验,尽管写作理论有一定指导作用,但意义并不很大。同样,翻译理论虽然有助于翻译,但要搞好翻译,主要还是靠译者自身的两种语言的功夫和翻译的实践经验。翻译技巧多半来自于经验,产生于对多次实践的感悟,是实践的理性化结晶。

2. “作者的风格”和“译者的风格”。每部优秀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传达原作的风格是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译者首先必须把握作品的风格,然后调动一切手段将其传达给读者。但在传达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渗透进自身在理解和表达上的个性色彩,也就是一般说的“译者风格”。那些翻译名家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留下译者风格的烙印。当然,译者无权篡改原作的风格,更不能用自己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也不可以无节制地流露自身的风格,而是要恰如其分地加以扼制,向作者的风格靠拢,以谋求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统一。

3. “准确性”与“灵活性”。在翻译中,“准确性”和“灵活性”是一对矛盾,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在实践中,往往准确的译文不大灵活,灵活的译文不大准确,也就是注重“准确”时容易失去灵活性,追求“灵活”时容易失去准确性,不容易做到两全。优秀的译文应当既“准确”又“灵活”。译者要在“准确”的前提下追求灵活,在灵活中注重“准确”。没有“准确”就谈不上“灵活”,因为翻译不是文学创作,译者不能“为所欲为”,却始终受着原文的束缚,即惯常说的“戴着镣铐跳舞”。反之,没有“灵活”,就没有色泽,就会丧失译文的灵性,扼杀翻译的魅力,尤其是文学翻译。所谓翻译中的“灵气”,就是由于译者充分发挥了灵活性而使译文透出的灵动之气。“准确性”和“灵活性”两者如何平衡,不至于顾此失彼,是译者永远需要面对的课题。

4. 译文的“归化”和“洋化”。过分“洋化”无异于历来为人诟病的“欧化”,专指那些文句冗长,读来佶屈聱牙的文字,早为译界所唾弃;一味的“归化”,读外国小说如读中国作品,缺少点洋味,又不受现代人的欢迎,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欢迎,更何况适度的“洋化”有助于丰富汉语的表达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中出现了众多外来语,增加了汉语的表现力,其中不能排除翻译的功劳。“归化”和“洋化”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翻译时不太好掌握。翻译经验和文学修养,对此会有所帮助。

5. “直译”和“意译”。我的看法是能够直译的地方,尽量直译,以求形神兼备,贴近原文。但由于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差别,这样

的地方并不太多。大多数场合还须借助于“意译”。“意译”时特别要注重保持原文风格,防止信息的流失。“意译”和“直译”两者要处理恰当,尚需仰赖学识、技巧和经验。

翻译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学问。从事这一行的,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对此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述数言,仅是个人浅见,还求方家指正。

2009年8月于美国费城



Contents

The Preface 序	2
Chapter One 第一章	6
Chapter Two 第二章	30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58
Chapter Four 第四章	80
Chapter Five 第五章	106
Chapter Six 第六章	128
Chapter Seven 第七章	142
Chapter Eight 第八章	162
Chapter Nine 第九章	186
Chapter Ten 第十章	204
Chapter Eleven 第十一章	220
Chapter Twelve 第十二章	254
Chapter Thirteen 第十三章	268
Chapter Fourteen 第十四章	280
Chapter Fifteen 第十五章	302
Chapter Sixteen 第十六章	318
Chapter Seventeen 第十七章	334
Chapter Eighteen 第十八章	346
Chapter Nineteen 第十九章	362
Chapter Twenty 第二十章	378



THE PREFACE¹

The artist is the creator of beautiful things.

To reveal art and conceal the artist is art's aim.

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

The highest, as the lowest,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

Those who find ugly meanings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corrupt without being charming. This is a fault.

Those who find beautiful meanings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the cultivated. For these there is hope.

They are the elect to whom beautiful things mean only Beau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The nineteenth-century dislike of Realism is the rage of Caliban seeing his own face in a glass.

The nineteenth-century dislike of Romanticism is the rage of Caliban not seeing his own face in a glass.

The moral life of man forms part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artist, but the morality of art consists in the perfect use of an imperfect medium. No artist desires to prove anything. Even things that are true can be proved.

No artist has ethical sympathies. An ethical sympathy in an artist is an unpardonable mannerism of style.

No artist is ever morbid. The artist can express everything.

Thought and language are to the artist instruments of an art.

Vice and virtue are to the artist materials for an ar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orm, the type of all the arts is the art of the musicia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eeling, the actor's craft is the type.

All Art is at once surface and symbol.

Those who go beneath the surface do so at their peril.

¹ *The Preface*: a much-quoted summary of Wilde's aesthetic views.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March 1891 issue of the *Fortnightly Review*.



奥斯卡·王尔德

艺术家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创造者。

揭示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

评论家是能把自己对美的印象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一种新东西的人。

批评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是自传式的批评。

在美中发现丑的含义是一种并无可爱之处的堕落。那是一种过错。

在美中发现美的含义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很有希望。

认为美就是美的人是卓越的。

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如此而已¹。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没有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人的道德生活构成了艺术家的部分题材,而艺术的道德在于完美地运用不完美的手段。艺术家并不希望证实什么,即便真实的东西可以被证实。

艺术家没有道德取向,如有,那是不可原谅的风格的矫饰。

艺术家是没有病态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达。

思想和语言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工具。

恶与善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材料。

从形式的角度看,音乐家的艺术是一切艺术的典型,从感觉的角度看,演员的技巧就是典型。

一切艺术既具有表层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

潜入表层底下的人得自己承担风险。

1 这句的原文“*That is all.*”看似简单,却并不好译。不能直译为,“那就是一切。”语言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系统,技艺高超的文学家,总能使每个构件之间严丝密缝,因此译者也要将此作为目标,力求上下文契合,又不疏离原义。这里译成“如此而已”,旨在与上文衔接,又保持原文的内涵。

Those who read the symbol do so at their peril.

It is the spectator, and not life, that art really mirrors.

Diversity of opinion about a work of art shows that the work is new, complex, and vital.

When critics disagree the artist is in accord with himself.

We can forgive a man for making a useful thing as long as he does not admire it. The only excuse for making a useless thing is that one admires it intensely.

All art is quite useless.

OSCAR WILDE

读出象征意义的人也得自己承担风险。

艺术所真正要反映的是旁观者，而不是生活。

对一部艺术作品意见的分歧说明这部作品有新意，有复杂性和生命力。

当批评家意见分歧的时候，艺术家自己的意见却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原谅一个人做一件有用的事情，只要他对这件事不赞赏备至。做一件无用之事的唯一借口是对这件事爱之过深。

一切艺术都是很不适用的。

CHAPTER ONE

The studio was filled with the rich odour of roses, and when the light summer wind stirred amidst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there came through the open door the heavy scent of the lilac, or the more delicate perfume of the pink-flowering thorn.

From the corner of the divan of Persian saddle-bags on which he was lying, smoking, as was his custom, innumerable cigarettes, Lord Henry Wotton¹ could just catch the gleam of the honey-sweet and honey-coloured blossoms of a laburnum, whose tremulous branches seemed hardly able to bear the burden of a beauty so flame-like as theirs; and now and then the fantastic shadows of birds in flight flitted across the long tussore-silk curtains that were stretched in front of the huge window, producing a kind of momentary Japanese effect, and making him think of those pallid jade-faced painters of Tokio who, through the medium of an art that is necessarily immobile, seek to convey the sense of swiftness and motion. The sullen murmur of the bees shoulder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long unmown grass, or circling with monotonous insistence round the dusty gilt horns of the straggling woodbine, seemed to make the stillness more oppressive. The dim roar of London was like the bourdon note of a distant organ.

In the centre of the room, clamped to an upright easel, stood the full-length portrait of a young man of extraordinary personal beauty, and in front of it, some little distance away, was sitting the artist himself, Basil Hallward, whose sudden disappearance some years ago caused, at the time, such public excitement, and gave rise to so many strange conjectures.

As the painter looked at the gracious and comely form he had so skilfully mirrored in his art, a smile of pleasure passed across his face, and seemed about to linger there. But he suddenly started up, and, closing his eyes, placed his fingers upon the lids, as though he sought to imprison within his brain some curious dream from which he feared he might awake.

¹ *Lord Henry Wotton*: some critics have identified Wilde entirely with Wotton, but it is worth recalling Wilde's own remarks on the subject: 'Basil Hallward is what I think I am; Lord Henry what the world thinks of me; Dorian what I would like to be — in other ages, perhaps.' (Oscar Wilde to Ralph Payne, 12 February 1894.)

第一章

画室里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香,夏日的轻风拂过园中的树木,开着的门便送来了馥郁的紫丁香味,或是满枝粉红色花的荆棘的清香。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波斯皮革做的长沙发上,习惯地抽着烟,数不清是第几根了。从沙发的角落望出去,正好看得见像蜜一样甜,又如蜜一般黄的金莲花在闪烁。抖动着的树枝,似乎很难承载花儿火焰一般的美。飞鸟的奇异影子,不时掠过掩着大窗的柞蚕丝绸窗帘,造成了瞬间的日本式效果,令他想起东京那些脸色苍白如玉的画家们。这些人运用必要的静态艺术手段,力求表达一种快速的动感^①。蜜蜂沉闷地嗡嗡叫着,穿行在没有刈过、长得很高的青草之间,或是单调地一味围着满地忍冬那金黄色、灰蒙蒙的花蕊打转,似乎使这沉寂愈发压抑了。伦敦模糊的喧闹声,就像远处一架风琴奏出的低音。

房子中间直立的画架上,夹着一张画像,画像中的年轻人美貌绝伦,跟真人一般大。画像前面不远的地方,坐着画家本人,巴兹尔·霍尔华德。几年前,他突然失踪,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也招徕了很多奇怪的猜测。

画家打量着他如此巧妙地再现在艺术中的优雅俊秀的形象,满意的笑容闪过脸庞,似乎正要在那儿停留下来。但他突然惊跳起来,闭上了眼睛,手指捂住眼帘,仿佛想把某个奇怪的梦捂进脑子,生怕自己从梦中醒来。

① 此句原文很长,占了整整12行。译文没有盲从原文语序,而是找到了关键内容“亨利·沃登勋爵躺在波斯皮革做的长沙发上”,理清了头绪,调整了结构,读起来也就顺了。

